

Mit  
Platon  
und  
Marilyn  
im  
Zug

# 邂逅世界的改变

时光列车上的柏拉图与梦露

Helge Hesse

[德国] 赫尔格·黑塞 著 华少庠 译



权力、智慧和意志也是公正的一部分。



与学会命令相比，人们更容易学会顺从。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



而我的智慧的。



在宇宙中一切皆有可能，更重要的是，宇宙绝非是理性的。



上帝从不掷骰子。



在邪恶的世界里没有什么可以长久，我们的困难也同样不会穷年累世地持续下去。



除了喜欢他，你不可能做别的事。



他们自身并不完美，尽管十分努力却在生活中依然失败。



我就想成为一个充满了神奇和美妙的人。

Mit

Platon

und

Marilyn

im

Zug

# 改变世界的邂逅

## 时光列车上的 柏拉图与梦露

Helge Hesse

[德国] 赫尔格·黑塞 著 华少岸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变世界的邂逅:时光列车上的柏拉图与梦露 / (德) 赫尔格·黑塞著;  
华少庠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7

ISBN 978-7-5596-3321-7

I. ①改… II. ①赫… ②华… III. ①历史人物—传记—世界  
IV.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35609 号

### 改变世界的邂逅

#### ——时光列车上的柏拉图与梦露

作 者: (德国) 赫尔格·黑塞

译 者: 华少庠

责任编辑: 李 征

特约编辑: 张兰坡

封面设计: **Metis** 灵动视线

版式设计: 张立波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22 千字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7.5 印张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3321-7

定价: 36.8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5376701

## 前 言

当1929年1月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抵达剑桥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给夫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太好了，上帝降临。我在5点15分的火车上见到他了。”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这段文字简明扼要，但也暗含揶揄之意。凯恩斯与这位非同寻常的哲学家保持着长久的友谊，但这一友谊又充满变数。人生意义何在？一个从未说出的巨大疑问总是不断回荡在两人之间。对生活持乐观态度的凯恩斯想以一种实际可行的方式改良世界，而持苦行禁欲主义态度的维特根斯坦则苦苦寻觅另一个最终的答案，它须犹如上帝一般完美无缺。

路途漫长的迁徙、静谧清幽的修道院、血流成河的战场，正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一些伟大的历史人物以不同寻常的方式邂逅了。这些相遇绝非仅仅意味着心潮澎湃的激情、截然不同的对立或举首戴目的期盼，同时也蕴含着对生命意义和道德信条的追问。例如，马基雅维利与达·芬奇相遇时，关于权力他们谈了些什么？难道我们在阿瑟·米勒与玛丽莲·梦露的关系中没有察觉那种现代人所具有的完美主义的悲剧性倾向？本书将对这些想法进

行一番追根溯源，讲述历史上的十五次非凡相遇。两位杰出的历史人物相遇后，他们在一起有意无意地推测揣度、共同探索问题的答案。有关这类因邂逅而产生思想火花的故事便应运而生。人们常常从不同视角对这些历史事件加以描绘，但对这些因邂逅而发生的故事很少提及，凯恩斯与维特根斯坦的相遇与交往就是一例。

# 目 录

## 前 言 / 1

### 第一章 / 1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世界是理念的仿制品吗

### 第二章 / 17

阿伯拉尔与艾洛伊丝： 头与心，孰重孰轻

### 第三章 / 35

马基雅维利与达·芬奇： 权力到底是什么

### 第四章 / 53

开普勒与华伦斯坦： 信仰滥觞与终结于何处

### 第五章 / 73

大卫·休谟与亚当·斯密： 世上有不负责的自由吗

### 第六章 / 91

歌德与洪堡： 自然的本质是什么

第七章 / 107

格兰特与谢尔曼： 战争可以是正义的吗

第八章 / 125

俾斯麦与拉萨尔： 一个正确的国家是什么样的

第九章 / 143

凡高与高更： 艺术真的是生活必需的吗

第十章 / 163

维特根斯坦与凯恩斯： 人的一辈子可以做什么

第十一章 / 181

爱因斯坦与玻尔： 世界是按计划运行的吗

第十二章 / 199

丘吉尔与卓别林： 如何战胜邪恶

第十三章 / 217

米勒与梦露： 我非得完美无缺吗

第十四章 / 235

约翰·列侬与小野洋子： 我能拯救这个世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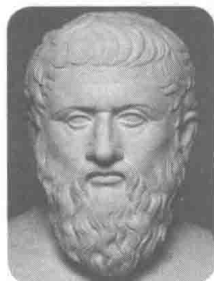
第十五章 / 255

德克勒克与曼德拉： 人类如何克服暴力

## 第一章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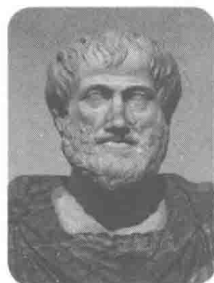
世界是理念的仿制品吗



亚里士多德踢我，犹如一匹小马驹踢生它的那匹母马。

——柏拉图（前 427 年—前 347 年）

---



但凡涉及吾爱，即可因此遭受最为严重的伤害。

——亚里士多德（前 384 年—前 322 年）

---



来自附近蔚蓝大海的徐徐海风吹拂在长林丰草之间，枝叶婆娑，轻薄的绿叶沙沙作响，恰似呢喃的耳语。夕阳西下，余晖尽洒在雅典城边那幽深浓密的树林里。阳光早已消失在地平线的后面，然而雅典的夜空星光璀璨，驱散了深夜的黑暗。对那些此时仍行走在外的人而言，油灯火把皆属多余之物，他们清楚地知道脚步将迈向何方。

此时，两个智者，一老一少，正漫步在雅典明朗的星空下。他们娓娓道来，直抒胸臆。柏拉图这位老者已到了当爷爷的年纪。他身材魁梧，身披朴素的衣袍，用低沉、轻柔的语调侃侃而谈。那位年少者是亚里士多德，身材细长，衣着讲究，手上的戒指在夜色中金光闪闪。他挥动着双臂，比画着手势，力求说服他的同行者。突然，一颗橄榄落到了地上。两位智者的谈话戛然而止，他们停住脚步，弯下身来，四处寻找这颗坠地的橄榄。这可是今年第一颗成熟的橄榄，所以二人志在必得地寻找起来。最后柏拉图看到了这颗橄榄并用手指指向其所在之处，亚里士多德俯身捡了起来。

接着，这两位智者便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打量这颗橄榄。柏拉图问道，在

所有个体的后面是什么？他要找出橄榄理念与橄榄实体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则绞尽脑汁地思索，到底是什么构成了一颗橄榄？这颗橄榄在自然中有何位置？柏拉图探究隐藏在个体存在物后面的是什麼，而亚里士多德则聚焦于他所看见和感知的个体事物的本质。

2400年的时光，早已“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雅典城边那片具有传奇色彩的橄榄树林里，柏拉图曾与其弟子亚里士多德一起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们谈了些什么？他们争论不休，还是热情友好？这些都让后人猜测不已。尽管有关这两人的著述文献繁若群星、浩如烟海，但可靠的传记体文献寥寥无几。我们目睹他们半身塑像上的脸庞，却并不知道二人是否真的如此这般。此外，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遗留在世的著作皆不完整，人们对其产生的时间顺序也大有争议。有关这两位智者的所作所为，皆来自后人的撰写。这些又常常源于杜撰，其中不乏溢美之词。

根据史书记载，我们可以把柏拉图设想为一个儒雅的智者。正如一部传记所描写的那样，柏拉图举止平和温顺，谦虚谨慎。在他出生43年之后，亚里士多德才呱呱坠地。但他的这位弟子拥有与他迥异的秉性，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可惜没有一个古希腊的剧作家想到这一点。当然，这也自有原因，对此我们不必感到惊讶。如书中描写的那样，亚里士多德总是用他那双细小而锐利的眼睛打量着这个世界。他说话啾啾，但常常嘴角一撇，表现出一种嘲讽的神色。亚里士多德身材纤细，行走时体态微微向前倾斜，喜好佩戴耀眼的装饰品，十分注重穿戴和仪表。他对大多数同学敬而远之，鲜有往来。独处和阅读是他的最爱。

从这些描述中，读者不难琢磨出亚里士多德具有的秉性：这是一个极其睿智，同时又十分自负的男子。他对其师长言语中的谬误之处窥间伺隙，并孜孜不倦地寻找新的真理，那些不是柏拉图发现的真理，这才是事情的关键

之处。事实也的确如此。柏拉图的叹息之声世代相传，也回荡在我们这个时代：“亚里士多德踢我，犹如一匹小马驹踢生它的那匹母马。”也正因如此，柏拉图建言，应该给亚里士多德套上缰绳。

在年龄、秉性、社会角色和家庭背景方面，雅典的这两位智者可谓判若云泥。柏拉图出生在雅典一个古老的名门贵族之家，家底殷实。民众对他恭敬有加，其原因都可归结于他那高贵的血统。根据宗族传统和习俗，柏拉图也曾想当一名政治家。然而，在他 20 岁的一天，柏拉图目睹了一位年事已高的男子，被一群年轻人众星捧月般簇拥其中。这位老人名叫苏格拉底，是一位石匠。但他不安于位，几乎从未涉足石匠这一行业，终日在雅典的大街上与人就各种哲学问题争论不休。他总是谈论着世界是什么、善是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人应该被允许什么不应该被允许什么……这些都是他孜孜不倦谈论的话题。那时，柏拉图正潜心于诗歌创作，见到苏格拉底后，如中了这位行为怪癖之人的魔咒，他立刻将自己的诗歌弃如敝屣，投到苏格拉底门下，成为其弟子。在多年后的岁月里，他目睹了苏格拉底如何将希腊哲学引向新的方向。在此之前，希腊人“对智慧之热爱”表现为对自然进程的解答，而苏格拉底则追问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何为伦理道德和价值观，他探究生命的终极意义以及何处是人类认识界限的问题。

苏格拉底经历了雅典的黄金时代，他是这一黄金时代的见证人。在这一时代，雕塑家菲迪亚斯在雅典的卫城山上建造了帕特农神庙，戏剧家埃斯库罗斯把戏剧艺术引向了巅峰，国家领导人伯里克利推进了民主政治。同时，苏格拉底也是这一黄金时代终结的见证人：雅典在与斯巴达进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铩羽而归，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独裁恐怖之后才慢慢回归民主。

雅典城里的氛围仍然充满了恶意和互相敌视。一些雅典市民对苏格拉底那种凡事皆要刨根问底的方式方法深恶痛绝，他们将他告上法庭，公民委员

会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苏格拉底不愿违反法律，拒绝一切逃亡的机会。他向弟子们庄严宣告，真理不会因他的离世而烟消云散。最后苏格拉底泰然饮鸩，撒手人寰。

苏格拉底之死使柏拉图深感困惑。在他心目中，苏格拉底是同时代中最优秀、最理性、最公正的人物。于是他背井离乡，周游于地中海列国，拜访智者哲人和执政者。但有关柏拉图这次游历的记载大多是臆造的传说而已，绝非历史事实。例如有传说称，柏拉图被暴君狄奥尼修斯投进了监狱并被出卖为奴。这些传言实属子虚乌有，皆不可信。在外漂泊 12 年后，柏拉图重归故土，于公元前 387 年回到了雅典。在故乡西北方不远处，他购买了一块土地。这块土地紧靠树林，雅典人长期以来一直把这片树林作为举行祭奠仪式的场地。起初雅典人在这里供奉雅典的守护女神雅典娜，后来又在这里祭祀神话英雄阿卡迪默斯。在树林的掩映下，矗立着几座石头建筑物。这些建筑与其说庄重典雅，不如说实用。烈日当头或刮风下雨，雅典人都可以在这里活动，或吃喝或运动，样样皆可。

在这片土地上，柏拉图与志同道合者讨论哲学和科学问题。随着思想交流的深入，便很快产生了这一群体特有的研讨和交往方式。大家一起讨论、决定下一个研讨的题目，从而使自己对知识的探索更具目的性。这一群体也形成了一种等级制度：谁在某一领域博通经籍，便可成为新入道者们的师长。其中，人人都将自己视为集体的一员，无人会因自己的出身而自认高人一等，妇女也可以加入。当然，柏拉图是这一群体无可争议的领袖。他不仅为之贡献了自己的钱财，他的知识和威望也令其他人相形见绌。平流缓进，这座阿卡德摩斯之林中的学院日渐声名鹊起，其影响力也远远超出了雅典的地域。时光荏苒，2000 多年后的今天，通过“学院”这个词，我们依然能深切地感受到柏拉图学派所具有的巨大而又持久的影响力。作为其学派的伟大灵魂人

物，柏拉图创业垂统，构建了一座哲学思想的大厦，这座大厦卓越辉煌、包罗万象。在这里，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有关伦理的思索也被恭敬有加地置于其中，那些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思想同样获得了一席之地。柏拉图用自己的思想补充、完善了这些前人的思想遗产。在柏拉图的弟子们看来，这一思想体系已接近于一个完美无缺的哲学理念体系。甚至在 2000 多年后，一些哲学家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20 世纪之初，英国哲学家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就认为，西方哲学实际上就是“柏拉图哲学的一连串注释而已”。然而，哲学的研究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一个包罗万象的终极真理体系是永远不可达到的理想。究其原因，在于每个人的精神世界皆有其界限和限制，每个人眼中的世界总是与众不同，无法全然一致。因此，没有一座精神的大厦可以完美无缺、尽善尽美，所以也就必然会出现对柏拉图思想的反驳、补充和发展。在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的身上，这一切以一种迅速、深刻、广泛和极端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也成为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一个特例。

海德格尔在开讲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课程时，仅用寥寥数语便将其生平一语带过：“他来到了这个世界，然后工作，最后离世。”海德格尔有关亚里士多德生平历史的简略描述，一方面表现了他对亚里士多德这位智者的生平传记缺乏兴趣，另一方面也传达了这样一个事实：除了一些日期，人们对亚里士多德的生平知之甚少。和柏拉图一样，他也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除此之外，他与其老师无任何共同之处。亚里士多德并非贵族，作为一个外来者，他也不能享受雅典公民的所有权利。哈尔基季基半岛东部的斯塔基拉城是他的故乡。在那里，亚里士多德并非无名之辈，他的父亲是马其顿王国国王阿敏塔斯三世的御用医生。

年轻的亚里士多德对雅典充满了向往。这并不奇怪，在每一位对知识充满渴望和雄心勃勃的希腊人眼中，雅典就是世界的中心。亚里士多德的父亲

慷慨解囊，为儿子的旅行、教育和生活提供了足够的金钱以满足其愿望。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应该学什么？德尔斐的神谕宣示者给出的答案是哲学。这样，17岁的亚里士多德便步入了阿卡迪摩斯之林中那所闻名于世的学院。此时，柏拉图已在此传经授道20多年了。虽然后来那些激烈的争论和意见相左给二人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伤害，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纽带仍然十分紧密。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的这所学院里度过了20年的时光，并成为公认的最好的教师之一。两人间龃龉起于何时，如今已难觅答案。至少有一点是确凿无误的，那就是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多次反驳他的这位尊长。当八十高寿的柏拉图于公元前347年与世长辞后，按他的遗愿，学院由柏拉图之甥斯彪西波执掌，而非亚里士多德。斯彪西波并非愚昧之辈，但在思想高度上，与亚里士多德有着高下立判的差别。柏拉图为何做出这样的安排？其动机何在？柏拉图一生都在维护其老师苏格拉底的精神遗产并要将之世代传承下去，但他并不指望亚里士多德会这样做。如果后人这一猜度的确如此，那么柏拉图可谓对错参半。

毫无疑问，“希腊三贤”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构筑了古希腊文明的灯塔。正是古希腊文明对何谓激情、何谓恐惧以及那些超越时间局限的问题所进行的追问，使这一文明至今仍然光彩照人、影响深远。古希腊的传说、悲剧和喜剧，甚至竞技比赛，都向我们展示了那时的希腊人是如何带着困顿与希望投入搏斗之中的，这一点与我们现代人并无二致。那时的每一种剧评、每一种角色、每一种剧情以及布景、服装道具、舞台几乎都可在当今的世界里找到。正反题的二元对立也是希腊的思想理念。矛盾对立的观念就是一种超越时间界限的永恒。如果一种观念宣告“世界就是这样的”，从而否认了对世界是“那样”的解释，那么必然会有另外一种观念与这种“世界就是这样的”观念呈对立之势。柏拉图以及他的思想理论同样如此，而且

也正是在他最优秀的弟子亚里士多德身上得以完美体现。理念论是柏拉图理论体系的核心要点，也正是在这一核心要点上，亚里士多德找到了发动攻击的目标。

对柏拉图而言，人们所感知的世界就是理念的映像。他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而理念并非仅是一个伦理概念，如“自在自为的善”或“自在自为的美”，而且这一概念统摄一切个体存在，如一切动物和一切植物，也包括一切橄榄。在柏拉图的眼中，这个统摄一切的理念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仅靠知觉是无法真正认识这一概念的，只有通过现实物体所体现的映像才能隐约琢磨到这一概念的含义，正如亚里士多德从地上捡起的那颗橄榄在他心目中所体现的理念与现象的关系那样。

为了把理念论更为生动形象地加以表达，柏拉图在其《国家篇》中，通过与其老师苏格拉底的对话形式，撰写了后来闻名古今的洞穴之喻：在一个地穴中关押着一批囚徒，他们可以思考，只是身体被锁链束缚，不能转头，只能看面前洞壁上的影子；有一条横贯洞穴的小道，沿小道筑有一堵矮墙，在他们后上方有一堆火，当人们走过墙后的小道，火光会把他们的影子投影到囚徒面前的洞壁上，囚徒自然地认为影子是唯一真实的事物；当人们在这些囚徒的背后说话时，这些囚徒也认为是影子在说话。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让一个囚徒获释并让他转过头来看身后的一切，那么会发生什么？他会看到光，看到横贯洞穴的小道，当然还有那些真实的人，他们的身影曾投射在那堵墙上。如果有人进一步拉他走出洞穴，他会发现洞外艳阳下的世界。或许这时的他会返回洞穴并向同伴们讲述看到的一切，但他们绝不会相信他有关外部世界的一切描述。

在这一闻名于世的对话中，柏拉图向世人表达了他对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阐释：洞穴墙上的映像意味着我们的感官所能感知的世界；走出洞穴、

认识太阳象征着我们的精神和灵魂所能认识到的抽象世界。善，也就是理念，是只能通过心灵方能把握的世界的最高存在。柏拉图用太阳来表征这一最高存在。此外，柏拉图还用“洞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理念学说，使隐身于感知世界背后的那个超验的形而上的存在从此进入了人们关注的视野。柏拉图把感知与理性、形而下与形而上分离开来，以便探究一切个体存在的本质。他认为，思辨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感知所带来的蒙骗。

用“洞喻”这一类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念，亚里士多德对此可谓驾轻就熟。在一部早已遗失的文稿中，他也构思了近似的思辨游戏。文中描述了那些居于地下洞穴之中的人获得了解放并被带到地表之上来。他们恍然大悟，世界比他们曾经想象的大得多，并得出了必然有一个全能的神存在的结论。柏拉图把这个全能的神看作超越理念、总揽一切的最高本质。与柏拉图迥然相异，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个最高本质的神仅仅是世界的第一推动者，他将世界置于运动之中后，便对其后发生的一切袖手旁观，不加任何干预了。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念论持坚定的否定态度。他认为，理念世界与实体世界的分离以及将实体世界看作理念世界不完整的表现形式，这种理念论的观念只能使人毫无必要地白费脑筋。在亚里士多德眼中，理念世界和实体世界并不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理念的普遍存在并不能解释此地和此刻的问题，因此理念只是幻象而已，并无现实的对应之物。鉴于此，亚里士多德建言，需要关注的不是理念，而是实体本身。只有通过观察、研究和归纳，才能认识到事物间的关系，才能回答思想提出的追问。

亚里士多德通过如《形而上学》这一类的著述，把一种早期科学研究方法公示于众，并以此将自己与老师柏拉图区分开来。此一区分不仅使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分道扬镳，也标示出了哲学史上的一个十字路口：柏拉图代表的寻求理想与完美的思想传统为一个方向，而亚里士多德代表的